

中華武術娛樂化生存?

一個叫做「功夫」的圖騰

近幾十年來，依託著武俠小說和電影特技的渲染，中國武術有了更生動和更瑰麗的展現，在特定情節下，「武術」甚至被推上代表自強不息的民族氣魄的高度，但歷史上的「武術」卻一直是一種糾結的存在。

中國古代儒家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基本才能，其中射箭的技術和駕馭馬車的技术，被視為是冷兵器時代最重要的單兵訓練課目而在各項技能中排在了靠前的位置。《禮記·射義》中亦曾記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足見其射術之高明。然而，孔子提倡的文武不偏廢的教育思想卻未能得到很好的傳承。封建帝制的大部分時間裏，主流社會重文抑武，除了軍隊中搬磨盤、拉弓、角力，以及以前述內容為主的武舉大試，幾無官方認可的成體系的習武比武平台。

精英階層的尚武之意，更多的只是體現於詩詞小說之中，且更看重的是武之俠氣，而非術之技藝。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說武的，「內可治身、外可防身、君子比德」，即一種技、身、心的價值體系。又如《三俠五義》、《三國》、《水滸》等小說，亦無不以「武」功當頭，間談智略策謀，寫盡仁勇俠義的武者之風，表現出文人的尚武崇義心理。

有意思的是，真正習武者卻多是中下層平民，主要是農民，習武的出路或是從軍，或是當保鏢、家丁。而每逢亂世，習武之風便會大盛，例如天地會、白蓮教等便都是以教武、賣藝、治病為名組織的秘密會社，會眾多是習武農民。由於教眾文化層次不高，這些組織往往喜歡增添「玄學」色彩，或吸納陰陽五行學說作為理論基礎，或給武術附會上各種傳奇故事以吸引更多信徒。這使得中國的武俠文化從一開始便染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

「國術」的短暫黃金期

武術的黃金時期，是在清末民初。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的天朝大國之夢被堅船利砲擊得粉碎；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也令不少國人的體質受到摧殘，開始遭受「東亞病夫」的屈辱。在此背景下，昔日不入流的武術逐漸被視作振奮民族精神，鑄就尚武國民，強種強國的教育手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習武。

1909年，上海愛國富紳聘請津門大俠霍元甲創辦精武體育學校，1916年正式改名為上海精武體育會，各界名流對精武體育會的成立極為重視，孫中山更親為其題詞「尚武精神」。

近期，成龍的賀歲功夫片《十二生肖》和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在內地熱映，其中展示的詠春拳、八卦掌、太極拳等中國傳統武術似被神化為世界認識中國的符號之一。然而，當武術這門國粹在銀幕上不斷獲得讚譽的同時，現實生活中卻絕難找到適合其復興的土壤。以娛樂產品面目生存的武術，是否終能逃脫沒落的宿命，結局不得而知。

香港商報 杜潔茵



武當派劍法表演



一名南少林武僧在表演單掌斷石



傳說中的武林秘籍

綜合藝術，降格為尋常物。」

在民間社區，習武之風的「火種」倒是未至泯滅，但受眾多是以強身健體為目的的老年人，以太極拳、八卦掌、蔡李佛拳等門類為主。對年輕一代而言，傳統武術門派繁多又都需要苦練基本功，學習所需的耐心和艱辛令他們望而生畏。

中國武術所具備的武德、武理、武藝，至此已是「骨肉分離」。

可以說，《一代宗師》的熱映點燃了娛樂圈中的功夫潮，卻無法喚起公眾對於武術的真正重視。作為娛樂產品生存的武術，或許終難逃脫沒落的宿命，而這也正是其他許多與現代社會發展「不相容」的傳統文化、技藝共同面對的尷尬處境。



博士史話

如今博士的稱謂廣為人知。所謂博士是指獲得了「博士」學位的人，一些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往往也被稱為博士。但在中國古代，博士則是一種官職，早在中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徐懋《五經異義》：「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秦朝時，博士官掌管全國古今史事以及書籍典章。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記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始皇時期，有博士官70人。漢代博士為太常屬官，官秩為六百石，員額多至十人。漢武帝時期設立五經博士，專掌經學傳授。東漢光武帝立十四博士。此後，博士官制度歷代相沿，只是作用略有不同。

西晉時，專精一藝的職官也被稱為博士，如律學博士等，北魏始置醫學博士，隋唐又增算學博士、書學博士等，至宋代廢止。唐代的國子、太學等博士，多指官學裏的主講學官。《唐會要》卷六十六記載：「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唐代中期傑出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韓愈，曾三做國子監博士。

在清代，博士為國子監中的七品文官，相當於教研室主任、教授。有滿、漢博士各一名，滿族博士從滿、蒙文進士或舉人中選任；漢族博士由京府或外府教授升任，後主要從國子監助教、學正、學錄以及順天府學教授中選任。

與博士近似，學士也曾是官名。南北朝時期，學士大多是司文學撰述之官，唐代翰林學士亦本為文學侍從之臣，因接近皇帝，往往參與機要。明代設翰林院學士及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學士遂專為詞臣之榮銜。清代設翰林院學士為學院學士，清末又增設了翰林學士的官職，內閣亦設學士及侍讀學士，掌內閣之章奏，還設了典禮院，置學士之官職。但與現在學士一碩士一博士的排序不同，在中國古代，學士是比博士品級還高的官兒。

微歷史

日三省吾身

曾國藩從弱冠之年就改號為「潑生」自勉：貪睡戀床，他就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給地方官員寫信，口氣親熱了點，那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喜歡侃大山，爭口頭上的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黃段子：「聞色而心豔羨」，是「真禽獸」。於此「日三省吾身」，勉以有成。

愛書如命

葉德輝愛書如命，他的名言是「老婆不借、書不借」，他在北京應會試時，不好好複習應考，每天到琉璃廠、隆福寺等書肆訪書。光緒十年以後，一些大藏書家的書陸續出，葉德輝傾其全力購買，一大批珍貴圖書文物都落入了他的懷抱。他在長沙的藏書樓觀古堂藏書30萬卷，裝滿了1368個書箱。

巫山：文明的遠歌

[韓國]金英明

2012年12月7日，我們作為韓國代表應「第四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的邀請，從首爾出發經由北京到達重慶。出發的那一天，首爾剛剛下了入冬後的第一場雪，可飛機所降落的重慶卻是一派綠樹叢叢、煙霧靄靄的景象。這裏的氣候，竟和首爾相差了整整一個季節。

在西南大學做了短暫的逗留後，我們一行便直奔巫山，那是一個令我多年來魂牽夢縈的所在。最早聽到「巫山」之名，是通過唐代大詩人元稹的詩作《離思》，一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道盡世間情事的美好與無奈，令人聞之動容。不過，光有此詩還不足以讓我對巫山神往不已——真正讓我對「巫山」產生濃厚興趣的，是高行健的《靈山》。文中有一句「唐堯時巫山以巫咸得名」，我牢記在心，一直期待著到巫山一遊，親自探訪一下當地是否真有土匪宋國泰、巫師朱花婆等奇談的蹤跡。

文神史韻已如煙

從重慶至巫山，大巴足足跑了七個小時。不過，蜀道卻未如傳說中那般「難於上青天」，而是非常筆直平坦。兩旁群山連綿，時不時可見白色民宅坐落在山腳或半山腰，這些小洋樓大多二

三層高，外牆是清一色的白牆紫條紋，足見政府對發展旅遊經濟與民生頗為用心。

抵達巫山縣，天色已經暗沉。我們一行人相約出去喝啤酒、聊天。在韓國，即使是小縣城找家啤酒屋並非難事，但在巫山我們卻被司機送到了夜總會，裏面音樂聲嘈雜、煙霧繚繞，令人意興闌珊，只能回到酒店倒頭大睡。

次日上午，巫山縣政府把辦公大樓讓出來給我們召開研討會，與會代表都認真發言，論及有關華文新詩的最新研究成果；評議人也給予了中肯的意見，研討會氣氛井然有序。下午在巫山縣影劇院召開了綜合論壇，晚上則是觀看了多媒體音樂歌舞《巫山神女劇》。遺憾的是，此劇缺乏文化底蘊。高行健的一些小說和戲劇如：《靈山》、《野人》、《山海經傳》等是以長江流域的農村、山區的民俗民情為背景，營造古老神秘的風情。這幾部作品能夠包容流洶204萬年文神史韻的巫山歷史，他的戲劇「仿佛一闕氣勢磅礴的交響樂，透過語言的多聲部與音樂、音響的多聲部和鮮明的視覺形象，以及透過舞蹈、影像和回憶場面的重疊，構成層次的豐富變化」，加上高行健作品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影響力，把巫山打造成世界級文化名城並非難事。巫山縣對古老文

明之源的守護，可謂任重道遠。

兩岸青山留不住

此行的另一個亮點是遊覽小三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長江，我一直以為長江之水應當是湍流不停、滔滔滾滾的，而巫峽的長江卻宛若少女，安靜而美麗，河水顏色像玉，又像翡翠。兩岸綿延的群山上長著綠樹與紅葉，高高的懸崖峭壁上偶爾能看到千年懸棺，以及大寧河古棧道，還有那纏繞群山的巫山雲霧，讓人流連忘返。中午在大昌古鎮的龍莊酒樓吃午餐。這個古鎮建築是仿清代建築樣式修建的，雖商業氣息很濃，但在雨中也顯得寧靜。

歸途中，我竟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滿心都是未能體驗到巫山文化精髓的遺憾。原來我是在努力尋找《靈山》中所描寫的長江流域巫文化的痕跡。長江流域的巫文化是研究中國原始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上承神話，下起道教文化及

位於三峽庫區腹地的重慶巫山縣。

佛教文化；它誕生了《山海經》，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種起源。巫術、巫歌、巫舞發展為儺祭、儺舞，而儺戲後來又發展為戲曲。另外，我還想到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看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包括羌族、苗族、彝族及土家族等。可此行終未能如願。

秋雨一直綿綿不斷，美麗的三峽離我們越來越遙遠。我帶著對巫山及友人的眷戀，登上了返程的飛機。再見，巫山！我們再次相約在等到滿山紅葉時！（文章有刪節）

